寂寞的皇叔：慎郡王允禧（1711-1758）

陳國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提　　要

允禧（胤禧，1711-1758），康熙皇帝的第二十一子，與乾隆皇帝同年生，兩人之間頗有互動。胤禧的生母出身江南陳家，康熙生前只封她為貴人，到雍正初年才晉封為嬪。這樣的一位皇子當然沒有機會登上大寶，但是他一點也不懈怠。允禧文武雙全，又能詩能畫。他在人世的時間不長，也沒有幹過任何轟轟烈烈的大事，不過倒留下了一些字畫與詩作，也留下了一點傳說。本文的重點在於就允禧這個人的生命史做一個描述，凸顯他雖然在不同的階段分別為皇子、皇弟與皇叔，不過隨著他在家族中地位的改變，越來越限縮自己與外界的互動，並且設法安於寂靜孤獨的歲月，所以說他是「寂寞的皇叔」。

關鍵詞：允禧、康熙、乾隆、鄭燮

前　言

康熙諸子命名序齒者一共有二十四名。其在十四子之前者，除了排行第四的雍正皇帝胤禛以及排行第十三的允祥之外，其他諸子若非原本早故，則大多被捲入康熙末年皇儲之爭。一方面下場可憐，另一方面倒也較為人知曉。至於胤禛與允祥兩人，知之者多，[1] 毋庸多做著墨。唯一的特例是履親王允祹。

允祹原名胤祹（1685-1763），康熙皇帝第十二子，為康熙年長諸子而未在胤禛（雍正皇帝）繼承皇位的過程中捲入過深的一名皇子，他的老師是完顏氏阿什坦的兒子、赫世亨的弟弟和素。[2] 胤祹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封固山貝子，就傅的時間當在該年以前。乾隆十三年（1748），允祹委請鄭虎文為和素作了一篇墓誌銘。當時去和素之卒已經三十一年。[3] 允祹等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才請人幫老師撰寫墓誌銘，想來或許有不得已的苦衷。

胤祹比胤祥大了一歲。胤祹在康熙末年時曾任鑲黃旗滿洲都統。雍正帝即位之初，封改名為允祥的胤祥為怡親王，同時也封改名為允祹的胤祹為履郡王。但不久之後，就降了他的封爵，而且一降再降，最後變成了比固山貝子還低一等的鎮國公。究竟為了什麼？原因似乎不清楚。直到乾隆皇帝即位，才將允祹晉封為履親王。他活到乾隆二十八年，享年七十九歲，是康熙諸子當中最為長壽的一位。[4] 可是他在雍正一朝完全沒有施展才能的機會，在乾隆時期也少有事蹟足資稱道。

吳秀良指出了允祹在雍正年間失寵的根由。允祹的生母為定妃（萬琉哈氏），定妃的哥哥是托合齊；托合齊從一七〇五年起擔任步軍統領，是廢太子胤礽的心腹。[5] 因此，允祹的失寵其實還是與皇位繼承之爭有所關聯，雖然允祹本人並未身涉其中。[6]

至於康熙較為晚生的一些皇子們，十五子胤禑無甚可談，十六子允祿、十七子

1 關於允祥，請參考拙文，〈怡親王允祥與內務府造辦處〉，收入余佩瑾主編，《金成旭映：清雍正琺瑯彩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頁 264-279。

2 參考拙文，〈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活躍於「禮儀之爭」事件中的一位內務府人物〉，《故宮學術季刊》，30 卷 1 期（2012 秋），頁 87-134。

3 鄭虎文，〈代履親王作內閣侍讀學士完顏公和墓誌銘〉，收入錢儀吉，《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1508-1509。

4 閻崇年，《清宮疑案正解》（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98。

5 參考陳秋速，〈京師守衛者——清代九門提督考實〉，《紫禁城》，2012 年 12 期，頁 30-37。

6 閻崇年，《清宮疑案正解》，頁 98。關於敏妃與胤祉，參見吳秀良，《康熙朝儲位鬥爭記實》，張震久、吳伯娅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 103、136。

允禮兩人在雍正、乾隆兩朝稍受重用，略有表現。十八、十九、二十等三名皇子，得年不永，也乏事蹟可陳，從而少為人知。

比較特別的是二十一子胤禧（允禧，1711-1758）。他與乾隆皇帝出生於同一年，但隨著彼此身分的變動，在允禧身上發生了一些頗為微妙的變化。他即本文所擬加以探討的主要人物。

胤祜（1712-1744）為康熙皇帝的第二十二子。生前被封為貝勒。乾隆八年十二月廿九日卒，得年僅三十三歲。在世年短，沒有可稱述的事跡。

胤祁（1714-1785）是康熙皇帝的第二十三子。生時被封為貝勒，並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獲得郡王銜。在世時間，從乾隆九年（1744），奉命總理三陵事務，一直到他去世為止，總共負責看守東陵達四十年之久。大陸陵寢堪考專家徐廣源說：「這在清朝是沒有第二例的。他死後，能夠葬在皇陵附近，這也是皇帝對他的格外恩典。」他卒於乾隆五十年七月廿七日，為康熙諸子最後辭世的一位，享年七十三歲，只比他的十二兄允禑（1685-1763）的歲數少了六歲。[7]

康熙皇帝第二十四子為允祕（1716-1773），在雍正十一年時就已經封為誠親王，與弘曆同時受封，而且早於允禧。[8] 他卒於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得年五十八歲。生平似無重要事蹟可述。他的嫡福晉烏雅氏係內大臣兼尚書海芳之女。海芳通常寫作海望，是雍正、乾隆兩朝的名臣。[9] 允祕最為人所知的是他的第二個兒子弘旿（1743-1811）頗為成材，亦稱詩、書、畫三絕，足堪與允禧互別苗頭。弘旿字卓亭，號恕齋、一號醉迂，別號瑤華道人，又號一如居士。[10]

允禧的三個弟弟當中，允祁與他往來較多。允祜與允祕兩人在他的詩集裡都只有驚鴻一瞥。

---

7 徐廣源，〈考察誠貝勒允祁園寢〉，《紫禁城》，2011 年 11 期，頁 54-55；王海燕，〈對「滿人漢化」的思考——以清東陵漢學、漢教習的設立及裁撤個案為例〉，《東嶽論叢》，2011 年 6 期，頁 52-59；參考閻崇年，《清宮疑案正解》，頁 98。

8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頁 7ab、3a），卷 127，雍正十一年正月辛卯條，頁 1876；卷 128，雍正十一年二月己未條，頁 1882。

9 本文提到的人物甚多，其居官至一定位階以上者，傳記資料相對豐富，可以參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人名權威檔（基本資料）。為節省篇幅，除細部引用或另有補充外，凡參考該資料庫者，不逐一註出，請讀者諒詧。本文之主人翁允禧即在該資料庫有專條。海望亦然，此外，海望尚有一滿漢文合璧之豐碑，拓本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河南：中州古籍出版，1990，冊 71），頁 72。

10 參考楊丹霞，〈弘旿的書畫交游與創作〉，《紫禁城》，2005 年 6 期，頁 184-195；楊丹霞，〈華冠畫弘旿行樂圖軸〉，《收藏家》，2005 年 6 期，頁 37-40。

允禧十二歲時，康熙皇帝過世。因此，他和三位弟弟的身分立刻由皇子變成皇弟。十三年後，乾隆皇帝即位，他們又升級當皇叔。不過，他們的主要身分其實是臣子，寵辱端看當朝皇帝的臉色。有關允祜與允祁、允祕的紀錄與撰述並不多。有之，亦僅及於一、兩個側面。允禧的情況稍好，他個人留下三、四部詩集，而與他往來的詩人墨客也常常留下涉及於他的隻字片語。同時，他與乾隆皇帝同年出生，曾經一道共學，有所相互唱和。要言之，他的個人資料相對較為豐富。筆者基於好奇之故，擬以允禧為例，管窺一位天潢貴胄短暫一生的故事。

一、允禧與弘曆

允禧為郡王，清朝國史當然有傳。此外，還有不少人給允禧寫過傳記。此處先舉兩、三個較具代表性者。其一為沈德潛所編的《國朝詩別裁集》。該書原刊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及乾隆二十五年（1760），將錢謙益列於卷首。久之，乾隆皇帝認為像錢謙益這樣的人「在明已登仕途，又復身任本朝」，對其節操深表不滿，因此在四十三年（1778），將此書列入禁毀書目，並下令重新刊版印行，改列慎郡王允禧居首位。重刊版為允禧作了如下的介紹：

> 慎郡王，紫瓊主人，著有《花間堂詩鈔》。王勤政之暇，禮賢下士。畫宗元人，詩宗唐人。品近河間、東平；而多能游藝，又間、平所未聞也。[11]

其二為嘉慶九年（1804）鐵保編輯的《熙朝雅頌集》：

> 王名允禧，號紫瓊道人。聖祖仁皇帝第二十一子。有《花間堂詩鈔》、《紫瓊巖詩鈔》、《紫瓊巖詩續鈔》。[12]

其三為鄧之誠（1887-1960），《清詩紀事初編》：

> 胤禧，聖祖第二十一子，封慎郡王。高宗列其詩《國朝詩別裁（集）》之首，以代錢謙益者。號紫瓊道人，又號春浮居士。卒於乾隆二十三年，年

11 （清）沈德潛，《清詩別裁集》（臺北：廣文書局，1970，頁 1/1a），卷 1，頁 19。所謂「河間、東平」係指賢王。（清）王士禎撰、湛之點校，《香祖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 69），卷 4：「古稱宗室藩王之賢者曰『閒平』，謂漢河間獻王、東平憲王也；又古稱『原嘗』，謂趙平原君、齊孟嘗君，皆舉第二字言之」。

12 （清）鐵保輯，《熙朝雅頌集》（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頁 36。

> 四十八。著有《花間堂詩鈔》一卷、《紫瓊巖詩鈔》三卷、《續鈔》一卷。外家江南陳氏，故喜從南士游。工書畫，作字神似鄭燮。居朱邸而有江湖之思，人情之相反也。[13]

鄧之誠所撰的資料特別提到允禧的母親來自「江南陳氏」，不禁令人聯想到：說不定乾隆皇帝出自江南海寧陳家的民間傳說，正可能脫胎於胤禧的家世！可惜我們沒有任何資料與證據，因此也不擬就此點立說。以下主要係依據紮實可靠的史料，重建一位皇室成員的生命史，藉以設法增進學術界同好對允禧這一類型皇子王孫的認識。

允禧（1711-1758）為康熙皇帝的第二十一子。出生後一直到十二歲時，叫作胤禧。其後才被稱作允禧。他字謙齋，號紫瓊，亦寫作紫璚，號紫瓊道人，又號垢菴，自署春浮居士。著有《花間堂詩鈔》、《紫瓊巖詩鈔》與《紫瓊巖詩續鈔》等詩文集。[14] 他於雍正八年（1730）間封貝子，旋晉封貝勒；乾隆皇帝即位後晉封慎郡王。乾隆二十三年（1758）戊寅五月二十一日卒，享年四十八歲，謚曰靖。

允禧生於康熙五十年正月。近八個月之後，雍親王的四子弘曆出生。弘曆也就是後來的乾隆皇帝。王先謙，《東華續錄》卷首描述弘曆與他的祖父的初見說：「康熙壬寅，年十二，謁聖祖於圓明園之鏤月開雲，即驚愛，命宮中養育，撫視周摯」。又云:「命學射於貝勒胤禧，學火器於莊親王胤祿。肄輒精能。」[15] 也就是說，雖然允禧只比弘曆大個七、八個月而已，但是他的射箭本事相當好，好到康熙皇帝要讓弘曆去跟他學射。

乾隆皇帝說清朝制度，皇子、皇孫「無不六歲就外傅讀書者」。[16] 一開始應該是識字、讀書之類。不過，據楊丹霞，〈慎郡王允禧及其繪畫〉一文，胤禧於九歲之前就已開始學習騎射，並且有不錯的成績。[17] 他是皇子，養在宮中，騎射學得早，功夫也了得。弘曆生於雍親王府，雖然已經從師讀書，但是騎射方面大概遠遠不及允禧。因此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弘曆入宮之後，皇帝便要他向年長八個月的叔叔

---

13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639。

14 參考（清）鐵保輯，《熙朝雅頌集》，頁 36。

15 （清）王先謙編，《乾隆朝東華續錄》（臺北：文海出版社，2006，頁 1/1a）。

16 乾隆自稱清朝「皇子、皇孫，無不六歲就外傅讀書者。」見其〈懷舊詩二十三首〉之〈龍翰福先生〉，見于敏中等編，《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冊 8，頁 58/9a），卷 58。國立故宮博物院未另行編頁。

17 楊丹霞，〈慎郡王允禧及其繪畫〉，《紫禁城》，2005 年 4 期，頁 189。

學射。同齡切磋，收功更大。入宮後不久，弘曆便隨同康熙皇帝行圍熱河。弘曆回憶說：

> 一日，虞者告有虎，皇祖命二十一叔父後封慎郡王者往，予跽奏願去。皇祖曰：「汝不可去，俟朕往之日攜汝去耳」。[18]

圍場人員發現老虎，皇帝讓胤禧去獵射，而不讓弘曆去。這表示在康熙老皇帝的心目中，胤禧不只射藝高超，顯然也認為胤禧已有獨當一面的能力，而小他幾個月的弘曆則還需努力。乾隆三十八年，皇帝寫〈避暑山莊紀恩堂記〉時，把這件事當成重要的回憶，並且藉機感謝祖父康熙皇帝的體貼。

不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老皇帝就已溘然長逝。皇四子雍親王繼位為新皇帝；胤禧被改名為允禧，也從皇子變成了皇帝的弟弟；至於弘曆則由皇孫變成了皇子，後來更在雍正十一年（1733）受封為寶親王。據弘曆所撰〈四餘室記〉一文所稱，當康熙皇帝初故，雍親王剛剛嗣位之時，因為允禧年紀尚不算大，所以還是被留在宮中，仍然與他一起讀書、學習。〈四餘室記〉云：

> 康熙壬寅（1722）三月，皇祖聖祖仁皇帝特命予隨侍宮中。承歡侍顏之暇，每得追陪諸叔父，諸叔父推皇祖愛育之勤，咸善視予，而二十一叔父尤肫然有加也。
>
> 及我父踐祚，謂諸叔父年尚少，養之宮中，擇師以授之業。二十一叔克遵聖訓，勵志向學，每返諸身，以達於事。皇父嘉之，用是於雍正八年三月封為貝子，未數月又晉封貝勒。[19]

允禧封爵的時間為雍正八年（1730），比弘曆早了三年，封爵後應該外出居府，因此允禧與弘曆見面的機會應該變得相當少了。至於雍正年間，作為皇弟的允禧為他自己的書齋取名為「四餘室」，說法如何呢？弘曆替他解釋說：

> 叔父曰：天子友于篤愛之心，有加無已，顧自慚譾劣，特受褒異。中夜以思，惕然而懼，乃以「四餘」名其室，而屬予記之。

---

18 （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文二集》（乾隆五十一年原刊），收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卷12，〈避暑山莊紀恩堂記〉（乾隆三十八年），頁 5a-7b。

19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乾隆二年內府刻本，頁8/21a-24a），卷 8，頁 162-164。

且曰：「吾所謂四餘者，除惡樹德以餘慶，捨巧用拙以餘智，知足安分以餘樂，存理遏遇以餘壽也。……」。[20]

又云：

叔父以此四餘名其室，優而游之以求於心；饜而飫之以得於己，慶無疆而智靡窮，樂日生而壽歲增。於以養德修身，對揚一人之寵命，雖書史所載，若河間、東平何多讓焉。是為記。[21]

大體而言，從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到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去世）之間的十三年半，允禧（胤禧）與弘曆兩人，一個是皇弟、一個是皇子，一體為臣。在家族之內，允禧為弘曆之叔父，而弘曆也謹守姪子之禮。雖然允禧被「養之宮中，擇師以授之業」，[22] 但與弘曆應該不同師傅，兩人一起學習的機會實際上並不多；等到允禧出宮之後，更罕有機會覿面了。不過偶爾還是有詩、畫往來，從而在兩人的詩集中留下一些紀錄。

雍正年間，允禧與弘曆往來的詩，存留下來的其實也不多。就弘曆而言，初刊本《樂善堂全集》收錄詩四組，《樂善堂全集定本》仍加以保留。其中有一組二十首的詩，乃起因於允禧用「禪聯體」，以「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二十字為韻腳，作了二十首詩，弘曆也作了二十首答和，還謙稱「予愧非所習，勉強奉和。觀者毋以效顰笑耶！」[23] 顯見交情。此外，弘曆還有幾首短篇，都可以見到彼此的情誼：

弘曆，〈奉和二十一叔父癸丑元日早朝原韻〉：

昭蘇萬物樂春臺，初日天門曉景催。雉尾風搖雲影動，龍鱗色煥曙光開。
蓼蕭禮異周詩咏，湛露恩從漢殿來。深喜圭璋成特達，髫年書史共追陪。[24]

---

20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乾隆二年內府刻本，頁 8/21a-24a），卷 8，頁 162-164。

21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乾隆二年內府刻本，頁 8/21a-24a），卷 8，頁 162-164。（清）清高宗御製，蔣溥等奉敕編，《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收在于敏中等編，《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卷 8，頁 8a-10b。

22 前引〈四餘室記〉。（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乾隆二年內府刻本，頁 8/21a-24a），卷 8，頁 162-164。

23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乾隆二年內府刻本，頁 3041a-5b），卷 3041，〈奉和二十一叔父用禪聯體〉，頁 441-443。

24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乾隆二年內府刻本，頁 34/9ab），卷 34，〈奉和二十一叔父癸丑元日早朝原韻〉，頁 445。癸丑為雍正十一年。

癸丑年即雍正十一年（1733）。允禧與弘曆兩人都已達二十三歲，而允禧已自有居所，平日並不常見。弘曆想到年輕時的事，於是說「髫年書史共追陪」，頗有往事只堪回味的意味。寫過這首詩一個多月後（二月初七日），弘曆受封為和碩寶親王，身分高過了同齡叔父允禧的貝勒。[25] 不過，在弘曆即位以前，叔姪兩人還是有一些詩畫往來。例如雍正十二年（1734），弘曆就寫過這樣的詩——〈題二十一叔父山靜日長小景〉：

> 吾叔乃詩翁，裁句清而好。近復叅畫禪，頗得畫中道。高齋長日暇，為我濡毫掃。即景繪為圖，筆法特高老。一峯插天青，波面池亭小。峰腰瀑布飛，亭畔清流繞。更無別粧點，寫意殊了了。我聞詩兼畫，妙品古來少。摩詰真蹟無，元鎮清風渺。吾叔乃升堂，況值青年早。從知天授奇，不憑人力巧。嗟我學畫法，年來曾探討。高山但景仰，興洽林春杳。[26]

弘曆，〈夏日寄二十一叔父索詩畫〉云：

> 庭院清涼竹栢新，懸知詩畫倍通神。胸中早貯千年史，筆下能生萬彙春。臨几興來鋪越練，當窓茶罷試龍賓。瓊瑤乞并縑緗惠，景仰還期步後塵。[27]

弘曆，〈前寄詩索二十一叔父近製承惠尺幅兼辱和章仍用原韻志謝〉云：

> 露潤霜毫句倍新，松筠瀟洒鶴精神。一天爽氣高懷邈，尺幅霞牋錦字春。幸作開筒吟句客，猶慙據案論書賓。生綃惠我王維筆，三遠由來不染塵。
>
> 為愛園林秋景新，敢從芳藻睹丰神。寒潭月影空中畫，落葉風情幻裏春。響奏階前蛩促織，書排天外鴈來賓。阿戎近日尤無似，杜老空勞灑玉塵。
>
> 南華秋水一泓新，撫景悠然覺爽神。已媿徵詩裁下里，還叨步韻咏陽春。

---

25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頁7ab、3a），卷127，雍正十一年正月辛卯條，頁1876；卷128，雍正十一年二月己未條，頁1882。

26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乾隆二年內府刻本，頁25/16b-17a），卷25，〈題二十一叔父山靜日長小景〉，頁350-351，甲寅（1734）元日作。參考林莉娜，〈清．允禧．山靜日長圖〉，收入馮明珠主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304。畫上的題詩由弘曆作，梁詩正書。

27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乾隆二年內府刻本，頁37/20ab），卷37，〈夏日寄二十一叔父索詩畫〉，頁483。按、應是甲寅年（1734）夏日所作。

心情近似天邊月，花竹聊充榻上賓。桂露滿瓶薰手讀，恐教仙藻污凡塵。[28]

不過，很奇怪的是，在允禧的詩集中，看不到受封為慎郡王以前與弘曆往來的詩作。允禧的三部詩集《花間堂詩鈔》、《紫瓊巖詩鈔》與《紫瓊巖詩續鈔》都在弘曆即位之後才被編輯、出版。基於審慎的理由，刪除與還是皇子時期的弘曆贈答的詩作，或許正是慎郡王的「慎」啊！

二、乾隆年間的允禧

允禧在雍正八年時受封為貝子，晉封為貝勒。等到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弘曆繼承皇位之後，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被新皇帝授予宗人府左宗正之職，並負責管理正黃旗漢軍都統事務。[29] 同年十一月，允禧晉封為慎郡王。乾隆三年（1738）七月，以他為議政大臣。看來他似乎有機會參與政事。其實不然。

乾隆四年（1739），發生所謂的「弘皙案」。弘皙（康熙十四子胤禛，也就是允禵，之子）有謀取帝位之企圖，事情敗露，牽涉一大堆包括莊親王允祿在內的皇親國戚。[30] 雖然允禧未有涉入，但是乾隆皇帝不免因此而放棄重用近親皇族的念頭。[31] 受此影響，在一般政事上，允禧的實際參與可能有限，結果也就沒有事蹟可堪稱述。就連他年少時受到康熙皇帝重視的騎射諸藝，在乾隆一朝也都不曾再被提起。[32]

乾隆元年，允禧虛歲二十六歲。實際上，從前一年年底弘曆即位起，一直到他本人於過世為止，他留給後人的紀錄，幾乎就以詩、書、畫為僅有的內容了。至於他的詩、書、畫成就如何？或許見仁見智。不過，鄭燮曾經有以下的意見。他說：

主人有三絕：曰畫、曰詩、曰字。世人皆謂詩高於畫，燮獨謂畫高於詩，詩高於字。蓋詩、字之妙，如不雲之月、帶露之花。百歲老人，三尺童

28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乾隆二年內府刻本，頁 38/4b-5b），卷 38，〈前寄詩索二十一叔父近製承惠尺幅兼辱和章仍用原韻志謝〉，頁 486-487。按、應是甲寅年（1734）秋日所作。

29 允禧隨即以「正黃旗漢軍都統多羅貝勒臣允禧」銜名於該月二十日上奏，為旗務「敬陳管見，懇請聖裁」，但無重大立論。見《宮中檔奏摺．雍正朝》，編號 402005525。

30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頁 1591-1593），卷 130，乾隆四年十月己丑條，頁 1b-6a。參考楊珍，《清朝皇位繼承制度》（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頁 381-396。

31 參考高王凌，《乾隆十三年》（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頁 121-122。

32 楊丹霞，〈慎郡王允禧及其繪畫〉，《紫禁城》，2005 年 4 期，頁 188。

子，無不愛玩。至其畫，則荒河亂石，盲風怪雨，驚雷掣電，吾不知之，主人亦不自知也。世人讀其詩，更讀其畫，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33]

鄭燮的意見且供讀者參考。我們進一步來檢視一下允禧在詩書畫三方面的表現：

（一）詩

無論如何，允禧已經變成了乾隆皇帝弘曆的臣子。兩人的關係與互動免不了有所變更。皇帝雖然還是稱允禧為叔父，允禧卻必須時時記住自己是臣子的身分。乾隆皇帝有一陣子寵信沈德潛，叫他去編輯《國朝詩別裁集》。沈德潛自認為「是選以詩存人，不以人存詩」，將錢謙益列為首位，招致乾隆皇帝的不滿。皇帝乾脆發佈上諭，直接改列允禧為首位。但是，嚴格說來，這並不是乾隆皇帝真的認為允禧的詩好到那個地步，這只是皇帝的政治手腕，用來羞辱沈德潛罷了。

弘曆即位之後，也還是有詩給允禧。但是君臣之義大過於叔姪親情，不再帶有誠摯的感情了。至於允禧，面對皇帝姪子，其實也只能應制作詩，當成公事來辦了。倒是皇帝偶爾還為允禧的畫作題款，而這些畫往往就是他命允禧作的畫。為這樣的作品題詩，例見於《田盤山色圖》。[34]

不過，詩作仍是允禧留給後世最主要的遺產。現經重印面世的作品共三部：一是《花間堂詩鈔》一卷，「清乾隆刊本」。[35] 一是《紫瓊巖詩鈔》三卷，「清乾隆二十三年永瑊刻本」。[36] 最後一部是《紫瓊巖詩鈔續刻》一卷，「清乾隆四十八年永瑢刻本」。[37]

實際上，允禧生前，至少還有一部詩集在此三部詩集之前出版，為鄭燮在乾隆七年（1742）所刊，上海圖書館藏有一部，筆者未見。鄭燮為這部詩集寫了一個跋，他說「此題後也。若作敘，則非燮之所敢當矣」。鄭燮的跋題作〈《隨獵詩草》、《花間堂詩草》跋〉，意味著乾隆七年（1742）所刊的這部詩集至少包括《隨

33 （清）鄭燮，《鄭板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75，補遺。

34 （清）允禧，《紫瓊巖詩鈔續刻》（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頁 156-158）。乾隆乙丑二月十三日，乾隆皇帝駐蹕盤山，「命慎郡王允禧寫田盤山色」，並且「口占詩以贈」：「吾叔詩才素所知，於今學畫畫尤奇；同來勝地寧無意，為寫山容更詠之。」參考楊丹霞，〈清代皇族的書畫（中）〉，《中國美術》，2010 年 2 期，頁 101。

35 （清）允禧，《花間堂詩鈔》（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36 （清）允禧，《紫瓊巖詩鈔》（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37 （清）允禧，《紫瓊巖詩鈔續刻》。

獵詩草》與《花間堂詩草》兩個部份。[38]《花間堂詩草》也許與現刊《花間堂詩鈔》相同或相似，但是《隨獵詩草》到底有些什麼內容，不得而知。從「隨獵」兩個字來看，應該是皇帝出獵，允禧（胤禧）隨行所作的詩吧。哪一位皇帝呢？康熙皇帝過世時，胤禧不過十二歲，那以前能有些什麼值得刊出的詩作嗎？雍正皇帝不行獵，自言：「予之不往避暑山莊及木蘭行圍者，蓋因日不暇給，而性好逸，惡殺生。是予之過。後世子孫當遵皇考所行，習武木蘭，毋忘家法」。[39] 所以弘曆即位之後，經常行圍木蘭。但目前所看到的允禧詩作，完全看不出「隨獵」的痕跡。

允禧卒於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永瑊等人隨即編印《紫瓊巖詩鈔》。果親王弘瞻在該年六月、永瑊在七月分別為此書撰序。永瑊（1739-1777）乃乾隆皇帝的第四子，生母為淑嘉皇貴妃金佳氏（金簡之妹），乾隆二十八年奉旨出繼和碩履親王（允禑）為後。永瑊在允禧卒時才虛歲二十。他的序云：

> 余少未嘗學問，然竊慕之。幸一再晤，稍及唱和，遂荷（紫瓊）主人之知，降尊取友，與經畬主人（弘瞻）共結西園之契。[40]

說明了允禧、弘瞻與永瑊有個西園雅集的詩社。弘瞻的序也提到他們的結合經過如下：

> 憶從庚午（1750）歲蒙聖恩出就藩邸，與道人居址相接，初僅通問而已。既偶見余詩，即色喜，謂客曰：「宗室中不乏人也。」自是書冊畫卷常屬余題，且必得余手書為快。去夏，以公事與皇四子三人各僦居北郭外，暇輒過從嘔吟，遂有芝蘭唱和諸什。[41]

這個詩社在一七五七年（去夏）才成立，維持不到一整年，允禧就過世了。

《紫瓊巖詩鈔續刻》在允禧過世後二十五年才編輯出版，刊刻之人是乾隆皇帝的第六個兒子永瑢，當時的爵位是質郡王，他同時也是乾隆皇帝指定的允禧繼承人。[42] 在跋文中，永瑢云：「王祖詩已刻者二種，曰《花間堂詩鈔》，王祖所自訂；

---

38 （清）鄭燮，《鄭板橋集》，頁 175，補遺。

39 （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避暑山莊後序〉（乾隆四十七年），《御製文二集》（乾隆五十一年原刊），收入于敏中等編，《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卷 17，頁 10ab。

40 （清）允禧，《紫瓊巖詩鈔》，頁 118。

41 （清）允禧，《紫瓊巖詩鈔》，頁 115。

42 雖然皇四子永瑊顯然與允禧感情不錯，不過，在允禧過世一年多以後，乾隆二十四年年底，皇帝卻指定皇六子出繼允禧。依輩份關係，永瑢稱呼允禧為王祖。

曰《紫瓊巖詩鈔》，則果王叔父與先四兄同輯」。完全沒有提到到乾隆七年刊過的《隨獵詩草》與《花間堂詩草》，耐人尋味。永瑢還說明續刻的原因是因為前兩集所收，「凡奉勑應制及他篇什，多未備」。[43] 但經此續刻，顯然還是頗有遺珠。

（二）畫

允禧的確能畫，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便有多件收藏。此外見諸介紹者亦頗不少。《田盤山色圖》十六幅及〈山靜日長圖〉畫軸可為代表。十九世紀末葆初所著的《繪境軒讀畫記》云：「所作山水花卉能合石谷、南田為一手，本朝宗藩第一」。[44] 限定在宗藩範圍之內，大抵還算近實。

（三）書

允禧當然也擅長書法。前引鄧之誠為允禧寫的小傳說他「作字神似鄭燮」，這倒見仁見智了。他的墨跡行書〈喜鄭板橋書自濰縣寄到〉已有《文物天地》的介紹。[45]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北京琉璃廠翰茂齋李月庭拓本，沈德潛撰、允禧正書、董邦達篆額，〈重修妙緣觀碑記〉，碑文即由允禧正書。[46]

總體而言，詩、書、畫方面的成就，恐怕並不是允禧所追求的人生目標。若從藝術史的觀點著眼，允禧也沒有重要到非談不可。筆者認為，作為一位處境尷尬的皇子、皇弟或郡王，詩、書、畫也不過是允禧排遣時光的手段而已。只是他也不是天縱英明，生來就會這些。他也是透過向老師學習，與朋友切磋以求精進。而這些師友，也是他消磨時光的伙伴。前面提到他在雍正即位之初，皇帝仍然讓他留在宮中讀書、學習。不過，他的老師們是誰，資料上尚看不出來。因此，以下談他的交遊。

---

43 （清）允禧，《紫瓊巖詩鈔續刻》，頁 150。

44 （清）葆初，《繪境軒讀畫記》。參考戢范，〈明清宮廷繪畫與宮廷畫家——天津博物館明清宮廷繪畫展〉，《收藏家》，2009 年 7 期，頁 9。

45 徐石橋、黃俶成，〈鄭板橋與康熙二十一子〉，《文物天地》，1984 年 2 期，頁 28-29。

46 收入北京圖書館金石組所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冊 71），頁 74。

三、允禧的交遊

從允禧的三部詩集加以爬梳，可以將與他往來、唱和的人物大致分成幾個類別：（一）皇族宗室、（二）詩人與畫家、（三）方外人士。

（一）皇族宗室

這包括了同輩的莊親王允祿、第一代果親王允禮、康熙第二十二子允祜、二十三子允祁（寶嗇主人、桂峰、東山氏）。此外，下一輩往來的則有允禮的繼承人弘瞻（經畬主人）、[47] 怡親王弘曉（明善堂冰玉主人）、寧郡王弘晈（字鏡齋，號東園，自號秋明主人、鏡齋主人，室名春暉堂）。[48]

宗室當中，則以塞爾赫往來最多。塞爾赫（1677-1747），字慄菴（按、若干文獻作僊庵或仙庵），號曉亭，又自號北阡季子。生於康熙十七年，卒於乾隆十二年。多洛肯、劉美霞云：「塞爾赫流傳至今的作品有詩集《塞侍郎曉亭詩鈔》，全書四卷，一卷一集，分別為《春雪集》、《三餘集》、《懷音集》、《秋塞集》，約一千餘首。……卷首宗室允祁（東山氏）、長洲馬璞授（疇甫）序，後附清宗室伊都禮（立齋）《鶴鳴集》一卷」。[49]

（二）詩人與畫家

允禧在自己的詩作或詩題中提到的人物當中，為友人或門客之流亞者，約有一、二十位，由於其中多數並未留下夠多的相關文獻，而詩中常用字號或其他別號，因此有幾位可能有重複被提到的情況，又有少數幾位則有名而無姓。現在整理出一份名單如下：方可村、唐公侃、唐靜嵓、沈生、曹生、韓欽甫（韓佐唐）、王蘭谷、楊竹軒、余洋、芥舟先生、傅雯、馬大鉢山人、馬相如、馬龍文、陶毅齋（鳳岡）、德保、保祿、周山怡、孫履安、孫玉峰、彭廷梅（彭湘南）、謝香祖、吳將軍、李穀齋太常、青雷、任松泠、李鍇……等等。

---

47 經畬主人題郎世寧《八駿圖》詩，款署「奉宸苑卿郎世寧為紫瓊叔畫《八駿圖》，謹題請正，經畬主人書。」經畬主人為雍正第六子弘瞻，乾隆三年嗣果親王允禮後，襲爵，乾隆二十八年降為貝勒。參考江瀠河，〈乾隆御製詩中的西畫觀〉，《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 年 6 期，頁 55-60，特別是頁 60 註 20。劉品三，〈畫馬和郎世寧的《八駿圖》〉，《故宮博物院院刊》，1988 年 2 期，頁 88-90。郎世寧曾為允禧畫的《八駿圖》，現藏江西省博物館，弘瞻為之題詩，劉品三文章有整首詩的釋文。

48 弘晈為怡親王胤祥第四子，雍正以第五子弘曉繼允祥為怡親王，另封弘晈為多羅甯郡王。

49 （清）李鍇，《李鐵君文鈔》（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頁 36），〈少司馬宗室塞公家傳〉；多洛肯、劉美霞，〈清代滿族宗室文人塞爾赫生平及詩歌研究述評〉，《瀋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年 4 期，頁 13-16。李鍇是塞爾赫的表妹婿。

這些人與允禧往來的熱絡情況當然不可能無分軒輊，有一些人他特別懷念。允禧，〈十詠詩〉提到了以下十位：鹽大使島庵易宗瀛、大鉢山人馬清癡長海、豸青山人李眉山鍇、彌勒院主量周海公、舊河內令湘南彭廷梅、傳經寺介庵湛公、新范邑宰板橋鄭燮、上湘主簿淑南易祖栻、滿州（洲）筆帖式雨村保祿、閭陽布衣凱亭傅雯。[50]

在乾隆甲戌（十九年，1754）允禧還寫了一首〈憶昔行〉。在詩序的部份說：「念故友也。二十年所接數君者，皆海內名輩，奇文妙墨，輝映一時，今皆下世。長日，悶甚且病足，數偃臥。題罷，不知涕霰落。時乾隆甲戌四月也」。如果把「二十年」當成實數，那麼他所懷念的就是在乾隆即位以後，陸續離開他的一些門客或朋友。他在該詩的夾註中說：

> 馬相如酒酣耳熱，譚鋒無敵。長白保祿號雨村，倚醉白眼望天，有所問難微言輒中。眉山善詩、古文，隱盤山，歲時一至。易君嘯溪氣豪邁，詩文字畫、座上揮毫，烟雲滿紙。馬匯川善賞識，於人多所獎借。[51]

提到了馬相如、保祿、李鍇、易祖栻、馬匯川[52]幾個人。

（三）方外人士

允禧詩集中提到的方外人士頗為不少，這包括以下諸人：藏山上人、[53]蓮舟、量周上人（量周海公）、靈岩和尚（靈巖上人）、百超上人、二憨上人、旅亭上人、雪□上人（雪亭上人）、晴波上人、晴崖上人、介庵湛公、調梅上人、婁真人……等等。其中多位都是盤山寺廟的出家人，是允禧到盤山時才得相見的，看不出來有出入王府門庭的跡象。

---

50 （清）允禧，《花間堂詩鈔》，〈十詠詩〉，頁 70-71。該詩也收在（清）允禧，《紫瓊巖詩鈔》，卷下，頁 6b-8a（143-144）。

51 （清）允禧，《紫瓊巖詩鈔》，〈憶昔行〉，頁 130。

52 「長海，氏那蘭，字匯川，清癡其號也，先世為烏拉部長。」卒於乾隆九年三月，享年六十七。見（清）李鍇，《李鐵君文鈔》（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頁 33），〈馬山人傳〉。

53 藏山上人即法天禪師，名雲恆，漁陽平谷人，九歲出家，常居盤山。他是允禧的友人，也是李鍇的知交。參考（清）李鍇，《李鐵君文鈔》，〈法天禪師生塔名〉，頁 32-33；〈贈藏山上人序〉，頁 19。

四、交遊者的代表

以上三組當中最主要的一群人當是允禧的門客，也就是幾位詩人、畫家。我們從當中選擇特別重要的幾位稍稍深入探討。他們分別是鄭燮、易宗瀛、易祖栻、傅雯、李鍇、朱文震與顧元揆。

不過，在討論其他人之前，且先提一下那位有名的人物——鄭燮（鄭板橋，1693-1766）。《紫瓊巖詩鈔》收錄了允禧的一首〈喜鄭板橋書自濰縣寄到〉詩：「二十年前晤鄭公，談諧親見古人風。東郭繫馬春蕪綠，西墅彈碁夜炬紅。浮世相看真落落，長途別去太匆匆。忽看堂上登雙鯉，烟水桃花錦浪通」。[54] 原詩的墨迹曾刊於《文物天地》，而其末兩句作「忽傳雙鯉垂佳貺，烟水桃花萬里通」。可能是收入集子時稍稍改動了幾個字吧。集中本詩所在位置為庚午年（1750）。《文物天地》的考訂則定在一七四六至一七五三年，也就是鄭燮擔任濰縣令的期間。[55]「二十年前」當在一七三〇年前後，最早可以是一七二六年。

雍正三年（1725）時，鄭燮初至北京，有〈《花品》跋〉之作，自稱「江南逋客、塞北羈人」，押署「雍正三年十月十九日，板橋鄭燮書於燕京之憶花軒」。[56] 一七二五與一七二六相差僅一年，有人主張兩人初識或許就在此時。[57]

這件事記錄在鄭燮自己寫的〈板橋自序〉，當中提到：「紫瓊崖主人極愛惜板橋，嘗折簡相招，自作駢體五百字以通意，使易十六祖式（栻）、傅雯凱亭持以來。至則袒而割肉以相奉。且曰：昔太白御手調羹，今板橋親王割肉，後先之際，何多讓焉」。[58]

〈板橋自序〉落款題記：「乾隆庚辰，鄭燮克柔甫自敘于汪氏之文園」。庚辰為乾隆二十五年（1760），距離他與允禧初見，已經是很久以後的事了。但是他提到來找他的人之一為易祖栻。假定易祖栻與其父易宗瀛一同入邸，則父子兩入邸都在

54 （清）允禧，《紫瓊巖詩鈔》，卷中，頁 14b（138），〈喜鄭板橋書自濰縣寄到〉。

55 徐石橋、黃俶成，〈鄭板橋與康熙二十一子〉，《文物天地》，1984 年 2 期，頁 28-29。

56 （清）鄭燮，《鄭板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據上海王鳳琦藏墨迹排印，頁 172），補遺，〈將之范縣拜辭紫瓊崖主人〉。

57 金實秋，〈鄭板橋所交期門子弟叢考〉，《東南文化》，2001 年 3 期，頁 68。金實秋自稱依據的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三十三，鄭燮的小傳，並且說當時允禧已成郡王。這是錯誤的認知。允禧要等到弘曆繼位之後，雍正十三年（1735）年底才被封為郡王，因此比一七二五年晚了十年。

58 （清）鄭燮，《鄭板橋集》，頁 186-187，補遺。此一〈板橋自序〉為據徐平羽所藏墨迹排印。《鄭板橋集》一書卷首也複製了它的圖像。該文寫於乾隆庚辰（1760）。

一七三五年前夕，並且不得早於一七二九年。因此一七二五年的說法實難成立，從而比較可能是在一七三六年，鄭板橋入京會試之時，允禧才與他初會。[59]

另一位奉允禧之命去找鄭燮的人是畫家傅雯。傅雯的確曾受命邀見鄭燮。[60]他為該事作了一首詩，題為〈尋鄭板橋〉，詩云：「設醴賢王為見招，我來不惜馬蹄遙。城南城北城東路，到處逢僧問板橋」。[61]

傅雯的詩比較不可能是回憶之作，應該就作於一七三六年。一七三六年時，允禧已經二十六歲（實歲二十五），剛剛封王不久，已經有易祖栻（及其父易宗瀛）、傅雯……等門客，而大他十八歲的鄭燮也赴其邀約。由於允禧已經是郡王的身分，因此不論是傅雯的當時紀錄還是鄭燮後來的回憶，都稱他為「親王」（虛稱）或「賢王」。這也才恰當。

允禧有〈題板橋詩後〉一詩，云：

高人妙義不求解，充腸朽腐同魚蟹。
此情今古誰復知，疏鑿混沌驚真宰。
振枯伐萌陳厥粗，浸淫漁畋無不無。
按拍遙傳月殿曲，走盤亂瀉鮫宮珠。
十載相知皆道路，夜深把卷吟秋屋。
明眸不識烏雌雄，罔與盲人辨烏鵠。[62]

鄭燮的詩集初刊於乾隆七年（1742）到范縣就職之後，他把允禧的「題後」拿來當作序，改稱〈紫瓊崖道人慎郡王題詞〉。拿「十載相知皆道路」倒推，距一七三六不到十年，算是約略性的提法。至於有人主張允禧與鄭燮在乾隆六年（1741）才開始結交，[63]那就完全無法與其他的文獻相契合了。在允禧與鄭燮結交於一七三六年的前提之下，鄭燮的事情稍後再為詳談，先來看一看允禧的幾位知交朋友：

---

59 （清）鄭燮，《鄭板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250，附錄即主此說。

60 鄭燮的確與傅雯有交往，但顯然往來不深。鄭燮集子中僅有一首與傅雯有關的詩。翻印鄭燮自書原刻本的《真跡鄭板橋全集》（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列為〈絕句二十三首〉之一（頁 111-112）；實際上，該詩組只有二十一首。見（清）鄭燮，《鄭板橋集》，頁 83。

61 傅雯，〈尋鄭板橋〉，收入（清）鐵保纂集，《白山詩詞》（一名《白山詩介》）（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頁 467。以上參考金實秋，〈鄭板橋所交期門子弟叢考〉，《東南文化》，2001 年 3 期，頁 62-68。

62 （清）允禧，《花間堂詩鈔》，〈題板橋詩後〉，頁 22b-23a。

63 見王錫榮，《鄭板橋集詳注》（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頁 5。

（一）易宗瀛與易祖栻

從允禧詩集所見，踏入其門下的詩人、畫家應該以易宗瀛、易祖栻這家人以及畫家傅雯為最早。

易祖栻的一家人有多位出現在允禧的詩集當中。最主要的是易宗瀛、易祖栻兩父子。此外見於允禧詩集的還有幾位易家的成員：易天有、易公蘇、易實庵、易泗，尚待進一步考訂。[64]

易家為湖南湘鄉縣人，出現在縣志上的易家人物頗多。易宗瀛的傳記云：

> 易宗瀛，字公仙，號島民。幼工詩文，有神童之譽。年十二，受知於姚學使，旋食餼，屢躓棘闈。著述甚富。年五十，以優行貢成均。文大司成薦於慎郡王，甚見禮遇。舉博學鴻詞，選浙江曹娥場大使，調東江場，卒於官。性孝，已母病，嚙指瀝血為文，籲以身代，遂愈。愛弟尤篤。弟與子率皆邑名士。[65]

說到他的弟弟與諸子都是湘鄉名士。同書又云：

> 易宗瀛，雍正七年優貢。歷任浙江錢清、東江、曹娥等場鹽大使，有傳。著有《翠濤書屋全集》。[66]

易宗瀛生於一六七七年。至於他的卒年，幾乎所有的文獻，包括在他身後不久刊成的《（乾隆）湘鄉縣志》都未曾明言。幸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一件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浙江巡撫兼管兩浙鹽政常安的題本，題報「管理東江場鹽務歲貢易宗瀛病故」，以他人接署的事情。[67]

易宗瀛於雍正七年（1729）以貢生的身分入學國子監。得到國子監祭酒文某的介紹，而成為允禧的座上客。不過，他也不是一入國子監就很快地跨進允禧的家門。李鍇〈紫瓊巖引（有序）〉云：

---

64 （清）李鍇，《含中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遼海叢書本，冊175，頁5/6b），卷5，頁100，〈紫騮馬送別易十八寶亭歸湘南〉提到的易寶亭應是易祖栻（易十六）的弟弟。同書同卷，頁5/7b（101），〈易公仙公申兄弟暨王蘭谷宿盤山天城寺三日歷盤西劍臺諸勝而歸未及追陪悵然於懷賦此卻寄〉一詩提到的易公申是易宗瀛（易公仙）的弟弟。此一現象說明了易氏一家有多人旅食京師。

65 （清）張天如修、謝天錦纂，《（乾隆）湘鄉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頁424。

66 （清）張天如修、謝天錦纂，《（乾隆）湘鄉縣志》，頁400。

6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編號062563。

湘南易宗瀛宿邯鄲，夢得三字曰「紫瓊巖」。既入都，應慎郡王辟，一日，從容述其夢。[68] 王指牓，示之曰：「此予書齋名也。」顧先兆若夢，異哉！爰命鍇識之。作〈瓊巖引〉：

秋風蕭蕭柳葉黃，邯鄲舊夢今蒼茫。一鞭落日者何子，衣銜雲水來瀟湘。
茅店無聲霜月起，又入千秋殘夢底。仙人示以紫瓊巖，五色能令雙目咪。
吞爻吐鳳神往事，中心丹碧鐫三字。長安索米凡幾春，逢人不敢宣靈祕。
楚館賓筵引申白，揭劍乘車為上客。雲龍傅翼拔地飛，倏忽真落神仙宅。
晶簾十二裁清冰，銀虬漏戛琉璃屏。瓊巖主人儼然在，再拜稽首稱宗瀛。
幻情真境忽交會，夢壘擊邯鄲碎。相逢天外笑無言，蒙頭枕藉乾坤睡。[69]

據此，易宗瀛到京謀食，其實過了好幾年（故云：「長安索米凡幾春」），才有機會進到允禧的府邸。乾隆丙辰（1736），已經受封為慎郡王的允禧推舉他應博學鴻詞科之試，因病不果。[70] 偃蹇數年，最終選擇出任浙江鹽大使，允禧有贈答的詩作。[71]

易祖栻，生卒年俱不詳。字張有，一字淑南，別號嘯溪。湖南湘鄉人，依據允禧的詩題，他也稱為「墨君」。易祖栻是易宗瀛之子，能詩能畫。《（乾隆）湘鄉縣志》有數語描述易祖栻，說他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湘鄉地方的例監。後來到京師，在實錄館服務，得到議敘，授職江南（江蘇省）青浦縣的主簿一職。著有淑南賦詩兩稿。該志書還特別加上一句「今上有題易祖栻墨竹詩，載《樂善堂集》」。[72] 乾隆皇帝頗看重他的書畫，還為他的竹畫題詩，係在藩邸之時，這也說明他與允禧往來的時間，應該是在雍正末年。而易祖栻也將弘曆的詩刻為印章以自炫。他在某個時間離開慎郡王府，先官江南青浦主簿，繼遷柳州府經歷，署岑溪縣事。他所著

68 允禧本人也提過此事。（清）允禧，《花間堂詩鈔》，〈題島庵隨筇集一百韻〉，頁 5a，自註云：「紫瓊巖，予書齋名，易君北上時，先夢見之」。

69 （清）李鍇，《含中集》（遼海叢書本，頁 5/11ab），卷 5，〈紫瓊巖引〉。

70 （清）允禧，《花間堂詩鈔》，〈題島庵隨筇集一百韻〉，頁 6a，自註云：「丙辰歲，予舉易君應博學鴻詞科，以病未曾與試。」允禧以宗人府左宗正的身分，為乾隆元年這一回的宏詞科推舉了三個人應試，分別是易宗瀛、李鍇與長住。李鍇見後。關於長住，目前所知無多。此回也受薦的杭世駿說他是「景陵八品茶上人」、「正白旗包衣漢軍人」；福格說他是「內務府正白旗漢軍人，八品茶上人」。參考（清）杭世駿，《詞科掌錄》（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乾隆道古堂刻本影印，頁 456），卷首〈舉目〉；（清）福格，《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94）。景陵為清聖祖康熙皇帝的陵寢。

71 如〈書寄送易公仙之越赴舊任〉、〈早春送易天有為越中尉兼寄島庵〉、〈潭臺八景詩為易公僊作〉、〈十詠詩——鹽大使島庵易宗瀛〉、〈夏夕得易島庵浙江書〉、〈書寄島庵〉、〈席上分賦得秋柳送別島庵〉等，分別見（清）允禧，《花間堂詩鈔》，頁 9ab、17a、36b-37b、38a、40b、53b、53b-54a。

72 （清）張天如修、謝天錦纂，《（乾隆）湘鄉縣志》，頁 400。

的《嘯溪詩稿》已佚。[73]

弘曆的〈題易祖栻墨竹詩〉內容如下：

> 翠掃琳瑯繞曲池，東坡妙筆寫幽姿。一聲清籟露華濕，萬箇寒梢月影披。
> 想像笙簧吹颯沓，依微烟靄辨參差。香篝銀燭消長夜，恍似瀟湘晤對時。[74]

易祖栻頗工畫，與李鍇亦相熟，曾為後者的家園繪圖，而允禧為之題畫，見允禧〈題易張有為隱士李眉山畫蘿村圖歌〉。[75] 此外，允禧寫給易祖栻或者提到他的詩還不算少。[76]

（二）傅雯

傅雯的生卒年也不清楚。他字紫來，一字凱亭，號香嶙，別號凱頭陀，今遼寧北鎮人。金實秋引佚名，《讀畫輯略》云：

> 傅雯，善指頭畫，得高且園之傳，尤長於盈丈佛像。乾隆甲子，供奉內廷，尋以旗員補用武職。通世故，善詼諧。詩畫皆敏捷，俄頃間，可得數十幅。題識不作尋常詩。尤好從僧游，故其得意之作，僧寮中多有之。

除了佛像之外，傅雯也以畫鷹知名。[77]

《讀畫輯略》說傅雯在乾隆甲子（九年，1744）供奉內廷，其實要更早些。他進內廷，其實也就是到內務府造辦處畫畫。因為他與前輩高其珮（號且園，1660-1734）一樣，以指畫聞名。造辦處留有《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

---

73 何力，〈清前、中期政治與湖南畫壇〉，《雲夢學刊》，27 卷 3 期（2006.5），頁 107-108。

74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乾隆二年內府刻本，頁 15b-16a），卷 36，頁 470。（清）高宗御製，蔣溥等奉校訂，《樂善堂全集》（《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 28，頁 7a。

75 （清）允禧，《花間堂詩鈔》，〈題易張有為隱士李眉山畫蘿村圖歌〉，頁 34ab。

76 例如〈和易天有早春出郭原韻〉、〈和易張有聞雁〉、〈題易墨君畫竹二首〉、〈畫竹歌贈墨君易張有〉、〈題畫贈易祖栻〉、〈題易張有為隱士李眉山畫蘿春圖歌〉、〈十詠詩——上湘主簿淑南易祖栻〉、〈秋日送易張有之官江南〉等等，見（清）允禧，《花間堂詩鈔》，頁 7a、7b、11b、14ab、31a、34ab、39b、47ab。

77 金實秋，〈鄭板橋所交期門子弟叢考〉，《東南文化》，2001 年 3 期，頁 62-68。有關傅雯的敘事在頁 63-64，文中稱傅雯任驍騎尉（驍騎校？）。聶崇正，〈清傅雯指畫勝果妙音圖流傳考〉，《收藏家》，1998 年 4 期，頁 49-51；數年後，聶崇正重新修訂發表：聶崇正，〈傅雯指畫《勝果妙音圖》流傳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 年 1 期，頁 6-11。此外，楊澤華，〈佛畫《勝果妙音圖》的指畫藝術與修復〉，《文物天地》，2000 年 1 期，亦應參考。

簡稱《活計檔》)，從乾隆八年到十年都找得到有關傅雯的紀錄。[78] 例如《活計檔》,〈如意館〉，乾隆九年記云：

> （三月）十五日司庫郎正培、催總花善來說，司庫郎正培等奉旨賞畫畫人傅雯近視眼眼鏡一副。欽此。于本年本月十六日，催總花善將賞用活計內近視眼眼鏡一副，同畫畫人傅雯挑得子時辰持去訖。[79]

從《活計檔》可以看到傅雯在乾隆八年到十一年間（1743-1746）在造辦處甚受重視。他在一七三六年以前已經在允禧邸中出入，此時必定已有一定的年歲，所以皇帝賞給他「近視眼眼鏡一副」。允禧的〈十詠詩〉有「閭陽布衣凱亭傅雯」，至晚到乾隆七年時，兩人還有往來。那以後傅雯進造辦處服務，往來就少了。

（三）鄭燮

再回來看鄭燮。鄭板橋在一七三六年時就受召到允禧邸中相見。兩人有一定的往來，但詳情如何呢？

二十年後允禧寄給鄭板橋的一首詩裏，回憶到兩人初見時的情形：

> 二十年前晤鄭公，談諧親見古人風。
> 東郭繫馬春蕪綠，西墅彈碁夜炬紅。
> 浮世相看真落落，長途別去太匆匆。
> 忽看堂上登雙鯉，烟水桃花錦浪通。[80]

鄭燮於乾隆七年（1742）出任山東范縣令。乾隆十一年（1746）調任濰縣縣令。允禧,〈送鄭板橋令范縣〉:

> 萬丈才華繡不如，銅章新拜五雲書。
> 朝廷今得鳴琴令，江漢應閑問字車。

---

78 張榮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乾隆朝》(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輯 2)，頁 233、285、285。

79 張榮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乾隆朝》，輯 3，頁 158。參考金實秋,〈鄭板橋所交期門子弟叢考〉,《東南文化》，2001 年 3 期，頁 64。

80 (清) 允禧,《紫瓊巖詩鈔》，卷中,〈喜鄭板橋書自濰縣寄到〉，頁 14b。墨迹本末兩句作「傳雙鯉垂佳貺，烟水桃花萬里通」，見徐石橋、黃俶成,〈鄭板橋與康熙二十一子〉,《文物天地》，1984 年 2 期，頁 28-29。《紫瓊巖詩鈔》書中本詩所在置位為庚午年（1750）。果爾，他們應相識在一七三一之前。不過，因為是作詩，也不必然嚴謹。

四郭桃李春雨後，一缸竹葉夜涼初。
屋梁落月吟瓊樹，驛遞詩筒莫遣疏。

鄭板橋曾為允禧的詩集《隨獵詩草》作跋語一篇，文章開頭便說：

紫瓊主人者，聖祖仁皇帝之子，世宗憲皇帝之弟，今上之叔父也。其胸中無一點富貴氣，專與山林隱逸、破屋寒儒爭一篇一句一字之短長，是其虛心善下處，即是其辣手不肯讓人處。[81]

又提到其治學精神：「瓊崖主人讀書好問。一問不得不妨再三問，問一人不得不妨問數十人，要使疑竇釋然，精理迸露。故其落筆晶明洞徹，如觀火觀水也」。最後又對允禧的藝術作出了總結評論；[82] 而允禧對鄭燮也有不差的評價，如〈題板橋詩後〉。[83] 允禧的〈十詠詩——新范邑宰板橋鄭燮〉，當寫於一七四二年或稍後，也仍舊將鄭燮列為十個懷念的朋友之一。

（四）李鍇

李鍇（1686-1755），漢軍正黃旗人，[84] 他一方面是康熙名臣索額圖的女婿，同時也是塞爾赫（1677-1747）的親戚（表妹婿）。[85] 他的家族出自朝鮮，後來遷居遼東襄平（今遼寧遼陽）。始祖李英，李鍇為第九代。祖上頗有事功。[86] 他成婚後不久，康熙四十二年（1703），岳父索額圖即被處死。他出生於四川，往來過許多地方，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才定居盤山。何時開始與允禧結交，不易確定。但從兩人往來詩文看來，盤山實是關鍵。

李鍇在其文集《含中集》的卷首寫了一篇〈焦明子傳〉。其實就是他的夫子自道。其文云：

---

81 （清）鄭燮，《鄭板橋集》，頁 173，補遺，〈《隨獵詩草》、《花間堂詩草》跋〉。出版者加註說明據上海圖書館藏刊本排版。該跋押的日期是乾隆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82 同註 33，頁 9-10。

83 同註 62，頁 16。

84 一說卒於一七五三至一七五四間。參考朱則傑、陳凱玲，〈「遼東三老」考辨〉，《社會科學戰線》，2009 年 3 期，頁 168。

85 多洛肯、劉美霞，〈清代滿族宗室文人賽爾赫生平及詩歌研究述評〉，《瀋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年 4 期，頁 13-16。

86 關於他的家世，見（清）李鍇，《李鐵君文鈔》，收入《叢書集成續編》（遼海叢書本，冊 191，頁 30-32），〈資政大夫輕車都尉參領衛唐李公三世墓表〉；〈李處士傳〉，頁 35。參考孫曉玲，〈李鍇家族考〉，《文化學刊》，2007 年 3 期，頁 135-141。

> 焦明子者，東海人。其先人客蜀而生焦明子，故焦明子生而即為客。及長，十九，走天下。中歲至盤山，好之，遂家盤陰以終焉，而後焦明子不為客。焦明子有靜癖，喜行無人徑。嘗犯雨雪、歷谿谷中獨遊以為樂。蛇虎迹縱橫，不顧也。苦嗜茗。為鐵鐺瓦缶，使奚所至負從之。每茶煙起水石邊，樵采者咸知其為焦明子也。然性褊狹，又鈍拙，見事遲，以故深畏與人接，而人顧乃好近之，使不得遂其性。異哉！嘗為焦明賦以見意，人遂號之曰焦明子。嗟夫！焦明者巢於蚊睫而蚊不驚，細之細者也。夫以天地視盤山，豈僅一、二蚊睫比？而棲遲其陰者，又烏足視夫焦明也哉？[87]

李鍇在本文中自稱十九歲時開始「走天下」。其實，應該更早。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說：「鍇年十三，循大江而東，見山川人物之奇雖少，頗歆動于中。久之，下齊、魯，走吳、越。所至輒留，連不自已」。[88] 康熙末年，準噶爾與清朝發生衝突。稍早，李鍇曾經奉命出使。他自己說：

> 兵事之先，鍇奉使至蘇勒圖河，其降王阿剌不坦駐圖衣河，所部得往還無禁。[89]

方苞替他講得稍微清楚一點：

> 鴈青非山人也。其家世勳舊。方聖祖仁皇帝西征澤旺，嘗自請赴絕塞開墾，以給屯軍。在軍中踰年，莫有知者。遂歸，絕人事，閉關於盤山。[90]

澤旺即策旺，其君主為阿剌布坦（阿剌不坦）。有些文獻說李鍇有筆帖式職銜，其實也與這件事情有關。方苞云：

> 康熙四十一年，父少司寇范陽公卒。時西事方起，議絕漠屯極邊。山人既練，自請興屯黑河，踰年歸。母卒，再使南河，賜七品冠帶。乃盡以先世產業屬二昆，移家潞河，潛心經史。[91]

筆帖式的最高品級即為七品。大概在這事以後不久，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時，李鍇就到盤山養疾；次年（1721），他買了盤山北邊蘿村的住宅，從此定居盤山。

---

87 （清）李鍇，《含中集》，頁 64。
88 （清）李鍇，《李鐵君文鈔》，〈是亦樓記〉，頁 12。
89 （清）李鍇，《李鐵君文鈔》，〈題友人邊事後〉，頁 20。
90 （清）方苞，《方望溪（苞）先生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頁 237-240），〈鴈青山人詩序〉。
91 （清）方苞，《方望溪（苞）先生全集》，〈二山人傳〉，頁 460-463。

不過，他自己記錄自己的事，在時間點上不免有所誤記，需要稍作考訂如下：

李鍇，〈《尚史》序傳〉云：

> 鍇生于蜀，年三十有六，歸休乎盤陰。[92]

李鍇生於一六八六年，三十六歲時為一七二一年。所謂「歸休乎盤陰」指的是購宅定居的年分。可是李鍇，〈汎泉記〉云：

> 康熙庚子春，正月六日，李子卜居乎蘿邨，權輿於盤陰也。[93]

「權輿」為啟始之意。本段引文的意思說明了他真正到盤山蘿邨定居的時間是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初六日。時間上記錯了一年。

李鍇，〈贈藏山上人序〉云：「康熙庚子秋八月，眉山養疾乎盤山。」又云：「明年春正月，藏山為眉山購蘿邨，定居鷹山北」。[94]

康熙庚子即康熙五十九年，西元一七二〇年。這年秋天才到盤山養病。那時候結識了藏山上人。藏山為他在盤山北方的蘿村買了房子，一七二一年年初他才搬過去定居。如果不說李鍇與允禧到這以後才結識，大概也要到這以後才較有機會往來。允禧的〈十詠詩〉寫於一七四二年或稍後。當中有「豸青山人李眉山鍇」一項，也將李鍇列為十個懷念的朋友之一，意味著他們也不是經常有機會見面。因為既然李鍇卜居盤山之北的蘿村，那麼，必須是允禧到盤山，而且行程寬裕，才有機會見面吧。兩人的詩集分別留下一些贈答或唱和、懷念的詩作。例如，李鍇〈上慎郡王二十四韻〉序中有句云：「王秩重价藩，統茲戎寄」、「天秩班羣后，懿親特總戎」。[95] 允禧不曾統兵，但在乾隆三年被授為正黃旗漢軍都統、乾隆五年管理正白旗滿洲都統。[96] 李鍇詩及序中所云「統茲戎寄」、「天秩班羣后，懿親特總戎」。最可能是指乾隆三年初授正黃旗漢軍都統這件事吧！（李鍇身屬正黃旗漢軍。）

不過，李鍇不只與慎郡王往來，也交結其他王公，當中一位為寧郡王弘晈。弘晈愛菊，李鍇有〈東園菊讌序〉：

---

92 （清）李鍇，《李鐵君文鈔》，〈《尚史》序傳〉，頁 13。
93 （清）李鍇，《李鐵君文鈔》，〈汎泉記〉，頁 27。
94 （清）李鍇，《李鐵君文鈔》，〈贈藏山上人序〉，頁 19。
95 （清）李鍇，《含中集》（遼海叢書本，頁 5/1ab），卷 5，〈上慎郡王二十四韻〉，頁 98。
96 參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工作室，《人名權威檔》，〈允禧〉。

> 乾隆十年歲次乙丑十月三日，東園之菊既花，主人開廣筵速賓讌。嚴氣未交，秋陽煦仁。……
>
> 主人為誰？寧王敬齋殿下也。賓為誰？介闇上人塞曉亭、其子厚菴，暨石星源、龍擔游、趙半舫、蔣耦漁、查承齋、李眉山也。[97]

後來李鍇還為弘旼的《菊譜》一書寫序。李鍇，〈秋明主人《菊譜》序〉（作於乾隆甲子年，1744）：

> 生物之因於天者，雨生萍，空室生苔……。[98]

他與淳郡王弘暻（1711-1777，康熙帝七子允祐之子）也有所往來。他有一首詩〈上淳郡王〉講到兩個人結識的經過。[99] 弘暻生年與允禧相同，而其結識李鍇的時間是乾隆二年，時年二十六歲。李鍇對於王侯的美意，難以拒人於千里之外，見過之後還寫詩來表達對方知己的感激，其後也繼續保持來往。[100] 至於宗室塞爾赫則根本是他的親戚，自然有所互動。

（五）朱文震

朱文震，濟南歷城人。字青雷，號去羨，又號平陵外史、去羨道人。少孤貧，後曾出仕。朱文震善篆刻，而且能詩、能畫。他在詩作〈畫中十哲歌〉中道及允禧。相關的三句是：「紫璚三絕名素彰，天機敏妙腕力强，尺幅動欲浮千觴（紫璚慎清郡王）」，已稱允禧的謚號（但誤作「清」，應改作「靖」），當然是寫在一七五八年以後。全詩末尾有自註云：「右余庚申年斆梅村先生所作〈畫中十哲歌〉也，或締交已久，或私淑諸人，意之所屬，率爾成篇」。[101] 一七五八年以後的庚申年為西元一八〇〇年，已在允禧去世後四十餘年，允禧恐怕只是朱文震的「私淑諸人」之一。有些人主張朱文震與易祖栻在慎郡王府作客最久。易祖栻誠是，朱文震恐怕不然。何洪源一方面說朱文震活躍於乾、嘉畫壇，又說他卒年六十，卻認

---

97 （清）李鍇，《李鐵君文鈔》，〈東園菊讌序〉，頁 28。

98 （清）李鍇，《李鐵君文鈔》，〈秋明主《菊譜》序〉，頁 18。

99 （清）李鍇，《含中集》（遼海叢書本，頁 5/10ab），卷 5，〈上淳郡王〉，頁 102。

100 參考（清）李鍇，《含中集》（遼海叢書本，頁 5/17a），卷 5，〈題天城寺慎淳二王泐石書〉，頁 106。

101 小橫香室主人編，《清朝野史大觀》，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59，輯 33 冊 8，頁 49），卷 10，〈畫中十哲歌〉。

為朱文震遊歷京師時被慎郡王賞識，故有「客其邸最久」的記載。[102] 何洪源所據史源顯然有誤，或許是疏忽了朱文震模仿吳偉業寫〈畫中十哲歌〉，但所述十人並非皆有交往。不過，朱文震與允禧的繼承人質郡王永瑢的確有所交往，也可能是因此而衍生誤會吧。再者，他亦受知於成親王永惺，「成邸詒晉齋印章多出其手」。[103] 無論如何，他所往來的主要對象的確不是允禧。

（六）顧元揆

顧元揆，字端卿，元和人。乾隆九年舉人，官古州知州。書法學顏真卿，畫亦入妙。他為允禧的《紫瓊巖詩鈔》寫了如下的一段跋語，敘述其成為允禧門下的緣由：

> 歲丁丑（1757）初春，揆教習宗人期滿，病，未及引見也。客中不能自存，有以揆善書言於紫瓊巖主人者，得寘之門下。已而知揆頗解韵語，時對酒論文，數稱良友，盡出所著詩稿，命揆嚴去取而手錄之。嗚呼！詩之雄深雅麗，無俟鄙言矣。獨念二十年來遊邸中者，皆海內知名之士。……戊寅夏五月廿一日，紫瓊岩主人以疾薨。……[104]

透露出允禧的愛才與對失路文人的慷慨。

其實，允禧留下來的三部詩集，雖然內容頗重複，但是還是可以整理出更多頗有往來的門客與交遊朋友。不過，限於工夫與篇幅，暫時不擬一一探討。

---

102 何洪源，〈朱文震隸書三經摭談〉，《收藏家》，2007 年 4 期，頁 75-78。參考張獻哲，〈朱文震《山水冊》鑒賞》〉，《文物世界》，2006 年 1 期，頁 57-60。張文其實錯誤不少，如將允禧當成是「康熙十二子」……之類。由於相關學術研究不多，因此仍將此文暫列以供參考。又，毛承霖纂修，《續修歷城縣志》，卷 41，頁 41/12b（2488），有朱文震的傳記。朱文震之得識永瑢係因曾在四庫全書館工作，而永瑢適為四庫全書館總裁。

103（清）毛承霖纂修，《續修歷城縣志》，卷 41，頁 41/12b（2488）。

104（清）允禧，《紫瓊巖詩鈔》，頁 147-148。

結　語

文人畫家到北京覓食相當平常。[105] 顧元揆就是，而易宗瀛、易祖栻一家與鄭燮也不例外。還有其他人亦復如此。允禧有〈題吳門曹生畫百花圖〉一詩云：

曹生自號羣玉主，家在芙蓉江上居。
胡為售技來上都？食指屢空羞青蚨。
我欲與爾奏吳歈，花前日日傾百壺。
吟成短章一擊盌，汲泉又課長鬚奴。[106]

曹生來上都售技，投到了允禧的王府。其實，據鄭燮所言，傅雯在進內務府造辦處之前，也奔走於好幾個王府，而且不只是到允禧一家。鄭燮的詩（有序）云：

傅雯，字凱亭，閬陽布衣，工指頭畫，祖且園先生。
長作諸王座上賓，依然委巷一窮民。
年年賣畫春風冷，凍手胭脂染不勻。[107]

王府養客，法所不禁，在允禧生存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亦屬常見。而北京的王府還真不少，足夠讓文人奔走。[108] 與他往來的人雖多，偶爾也顯得熱絡，但極少膩在一起，除了幾位熱中者（如鄭燮）外，彼此之間（如李鍇）基本上隱藏有一種淡如水的味道。

平郡王福彭（1708-1748）在雍正年間曾被授為定邊大將軍，乾隆初年的慎郡王允禧卻始終沒有類似的機會。乾隆皇帝一直把慎郡王允禧當成是個文人清客。既然允禧不可能建功立業，也就只能在詩、書、畫這等雅事上消磨歲月了。

允禧留下來的文字作品，都經過他自己或近親檢查與編輯，可以安全地公諸於世。至於他是否有任何不可公開的心底事，其實也無從猜測。他曾作〈春日園居襍咏八首〉：

---

105 余輝，〈十八世紀服務於京城王府宦邸的人物畫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2 年 6 期，頁 63-70。

106（清）允禧，《花間堂詩鈔》，〈題板橋詩後〉，頁 42ab。

107（清）鄭燮，〈絕句廿一首．傅雯〉，見王錫榮，《鄭板橋集詳注》，頁 167。

108 參考鄭永華，〈清代宗室世子考〉，《清史研究》，2013 年 1 期，頁 150-153；張元，〈曹雪芹與北京的王府〉，《北京教育學院學報》，1999 年 2 期，頁 30-34；愛新覺羅恒順，〈清代北京宗室王公府第全面考述〉，《滿族研究》，1998 年 1 期，頁 46-63。

寂寂三條徑，閒閒十畝園。竹聲風到枕，花影月當門。事幻知人貴，心安識道尊。半生何所得，俯仰荷乾坤。

縛草新為屋，環花築舊亭。苔深墻染綠，山霽闔排青。俗跡無相溷，幽人或見經。聖恩容懶慢，朝罷醉兼醒。

種樹乘時令，栽培亦不難。欲成喬木蔭，先作密林看。果待經秋熟，根從此日盤。一枝棲自穩，小鳥有巢安。

一勺猶名沼，開渠日引泉。恰能深似蠡，已覺淨涵天。輕縠交風細，虛規抱月圓。朗吟支一榻，高興渤溟前。

小臺頗清迥，寧勞高築為。靜思雲共憩，閒與月相期。城廓長開畫，風烟各寫咨。登臨無次第，尊酒日能持。

牆隅數步地，脩竹已成叢。當馬風兒輩，為笻許老翁。盛年吾自得，佳境此相同。剪伐還須慎，青青保歲終。

長晝多餘暇，風光潑眼濃。草翻晴日蝶，花亂午時蜂。至理無深解，元談有定宗。滔滔者皆是，好要任吾從。

得歡已為樂，此歡寧復窮。天光在酒盞，春色滿詩筒。滴盡柳梢雨，稍來花下風。昭蘇皆品物，慶愜集微躬。[109]

在這些平淡無奇的詩中或許透露出一些寂寞的感覺。鄭燮就這樣形容允禧：

主人深居獨坐，寂若無人，輒于此中領會微妙。無論聲色子女不得近前，即談詩論文之士亦不得入室。蓋譚詩論文，有粗鄙熟爛者，有旁門外道者，有泥古至死不悟者，最足損人神智，反不如獨居寂坐之謂領會也。[110]

在短短不到四十八年的歲月當中，歷經了康熙、雍正與乾隆三位盛清明主，允禧與他們的關係也由皇子遞變為皇帝之弟與皇叔，但不變的是他都是臣子。從康熙末年到乾隆初政，清廷政局變化多端，允禧當然點滴在心頭。他終生在詩、書、畫上消磨歲月，當然是明哲保身之計。他的交遊，也只是在豐富這樣的生活。然而這些交遊萍聚萍散，其實在身邊的時日並不多。作為一個皇帝的近親，他無所用事，想來不勝寂寞。

109（清）允禧，《花間堂詩鈔》，〈春日園居襍咏八首〉，頁 51a-52b。
110（清）鄭燮，《鄭板橋集》，頁 174，補遺。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清）于敏中等編，《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清）王士禛撰；湛之點校，《香祖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清）王先謙編，《乾隆朝東華續錄》，臺北：文海出版社，2006。

（清）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

（清）毛承霖纂修，《續修歷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清）允禧，《花間堂詩鈔》，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清）允禧，《紫瓊巖詩鈔續刻》，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

（清）李鍇，《李鐵君文鈔》，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清）李鍇，《含中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遼海叢書本，冊 175。

（清）沈德潛，《清詩別裁集》，臺北：廣文書局，1970。

（清）杭世駿，《詞科掌錄》，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乾隆道古堂刻本影印。

（清）張天如修；謝天錦纂，《湘鄉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清）福格，《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

（清）愛新覺羅弘曆撰，《樂善堂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乾隆二年內府刻本。

（清）清高宗御製；蔣溥等奉敕編，《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收在于敏中等編，《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清）鄭燮，《鄭板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

（清）鄭燮，《真跡鄭板橋全集》，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

（清）錢儀吉，《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清）鐵保輯，《熙朝雅頌集》，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

（清）鐵保纂集，《白山詩詞》，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小橫香室主人編，《清朝野史大觀》，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59，輯 33 冊 8。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河南：中州古籍出版，

1990。

張榮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乾隆朝》，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

《人名權威檔》，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工作室。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宮中檔奏摺．雍正朝》，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二、近代論著

王海燕，〈對「滿人漢化」的思考——以清東陵漢學、漢教習的設立及裁撤個案為例〉，《東嶽論叢》，2011 年 6 期，頁 52-59。

王錫榮，《鄭板橋集詳注》，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朱則傑、陳凱玲，〈「遼東三老」考辨〉，《社會科學戰線》，2009 年 3 期，頁 166-170。

江濼河，〈乾隆御製詩中的西畫觀〉，《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 年 6 期，頁 55-60。

多洛肯、劉美霞，〈清代滿族宗室文人塞爾赫生平及詩歌研究述評〉，《瀋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年 4 期，頁 13-16。

何力，〈清前、中期政治與湖南畫壇〉，《雲夢學刊》，27 卷 3 期，2006 年 5 月，頁 107-108。

何洪源，〈朱文震隸書三經摭談〉，《收藏家》，2007 年 4 期，頁 75-78。

余輝，〈十八世紀服務於京城王府宦邸的人物畫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2 年 6 期，頁 63-70。

林莉娜，〈清．允禧．山靜日長圖〉，收入馮明珠主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 304。

吳秀良，《康熙朝儲位鬥爭記實》，張震久、吳伯婭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金實秋，〈鄭板橋所交期門子弟叢考〉，《東南文化》，2001 年 3 期，頁 62-68。

高王凌，《乾隆十三年》，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

徐石橋、黃俶成，〈鄭板橋與康熙二十一子〉，《文物天地》，1984 年 2 期，頁 28-29。

徐廣源，〈考察誠貝勒允祁園寢〉，《紫禁城》，2011 年 11 期，頁 54-55。

孫曉玲，〈李鍇家族考〉，《文化學刊》，2007 年 3 期，頁 135-141。

陳秋速，〈京師守衛者——清代九門提督考實〉，《紫禁城》，2012 年 12 期，頁 30-37。

陳國棟，〈怡親王允祥與內務府造辦處〉，收入余佩瑾主編，《金成旭映：清雍正琺瑯彩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頁 264-279。

陳國棟，〈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活躍於「禮儀之爭」事件中的一位內務府人物〉，《故宮學術季刊》，30 卷 1 期，2012 秋季，頁 87-134。

張元，〈曹雪芹與北京的王府〉，《北京教育學院學報》，1999 年 2 期，頁 30-34。

張獻哲，〈朱文震《山水冊》鑒賞〉，《文物世界》，2006 年 1 期，頁 57-60。

楊珍，《清朝皇位繼承制度》，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楊丹霞，〈弘旿的書畫交游與創作〉，《紫禁城》，2005 年 6 期，頁 184-195。

楊丹霞，〈華冠畫弘旿行樂圖軸〉，《收藏家》，2005 年 6 期，頁 37-40。

楊丹霞，〈慎郡王允禧及其繪畫〉，《紫禁城》，2005 年 4 期，頁 188。

楊丹霞，〈清代皇族的書畫（中）〉，《中國美術》，2010 年 2 期，頁 101。

愛新覺羅恒順，〈清代北京宗室王公府第全面考述〉，《滿族研究》，1998 年 1 期，頁 46-63。

戢范，〈明清宮廷繪畫與宮廷畫家——天津博物館明清宮廷繪畫展〉，《收藏家》，2009 年 7 期，頁 9。

劉品三，〈畫馬和郎世寧的《八駿圖》〉，《故宮博物院院刊》，1988 年 2 期，頁 88-90。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鄭永華，〈清代宗室世子考〉，《清史研究》，2013 年 1 期，頁 150-153。

閻崇年，《清宮疑案正解》，北京：中華書局，2007。

聶崇正，〈清傅雯指畫勝果妙音圖流傳考〉，《收藏家》，1998 年 4 期，頁 49-51。

聶崇正，〈傅雯指畫《勝果妙音圖》流傳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 年 1 期，頁 6-11。

An Abstinent Imperial Uncle, Prince Yunxi (1711-1758)

Ch'en Kuo-tu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Yunxi (*alias* Yinxi, 1711-1758) is the twenty-first son of Emperor Kangxi. He was born in the same year as Hongli, the future Emperor Qianlong. These two figures had once shared cordial interaction before Hongli ascended to the throne.

Yunxi's mother came from a certain Chen family of the Yangtze Delta. Her status in the inner court was relatively low. Partly on account of this, and partly on account of Yunxi's minority, there was not any likelihood for Yunxi to become the imperial heir. He, however, led a life of abstinence and diligence. He is well versed in both *belles lettres* and martial arts. His life is short. Although he did not make any great achievement in political aspect, he left behind quite a few art and literary works, and, in addition, some legends.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reconstruct a concise biography of Yunxi. He was the son, the brother, and the uncle of three successive emperors. How did this changing of status bring about effects to his life style? The paper finds that Yunxi became more and more precarious and adjust himself to lead quiet life. Hence we call him an "abstinent imperial uncle."

Keywords: Yunxi, Kangxi, Qianlong, Zheng Xie